89
M4
v. 1

光緒三十四年夏

學部圖書局印行

每部五册定價銀元九角

PL 2606 .M4 v.1

# 古文詞略凡例

姚姬傳先生定古文詞類纂蓋古今之佳文盡於是矣今復約選之得三百餘篇而增詩歌於終

昌黎曰詞不備不可以成文非尙詞也詞所以載吾氣者也歐陽永叔之文易於詞矣學者愼取之李天生乃不讀黃河以南之文則隘矣

論古今成敗人物子瞻明允爲優然詞繁而義亦儉矣管仲留侯諸論其筆勢多可喜蓋便於學科舉者焉要其文之至者別有在也子由諸論則無取焉耳

文衰於東漢詩至齊梁弱矣以其未入於律也而概謂之古詩則子建叔夜之文未嘗非古文也[illegible]則靡矣今取王漁洋古詩選爲鵠而汰其大半於李杜韓之五[illegible]

[illegible]元梅曾亮識



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歸有光亡友方思曾墓表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古文詞略十五　雜記類

古文詞略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古文詞略二十三　詩歌類下一

## 賈誼過秦論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

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柎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

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已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崛起什佰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衞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過秦論二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

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

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

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曾亮按儉字疑讀如檢史漢註皆作本字讀引劉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解之恐非）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

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

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

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姚惜抱先生云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後凡評語不載姓名者皆姚先生所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

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此段闢老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

闢佛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飮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飮之之易也？此段闢老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意茅順甫云正譬雜遝各無數語是筆力天縱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闢佛仍承棄君臣父子意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

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 雜說 錄龍說 馬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一句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

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斯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伸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諱辯

余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敎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

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皆字冒下層 賓主四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

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此卑者極卑）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此高者極高若異於中道）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埶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衞。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

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埶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

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

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禮。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夸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

倘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

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蘇洵權書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

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幷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

矣。

##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

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埶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閒。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知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知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蹩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

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

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 蘇軾志林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閒。張耳陳餘

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

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爲止。旣幷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

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志林　稱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盗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盗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盗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

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飮。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

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 志林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淸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

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髡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王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

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

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埶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 志林 始皇扶蘇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

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埶。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閒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邀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

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志林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應弑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 司馬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公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

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幷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觀焉。

## 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

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衞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大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

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鎭撫四海用承衞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

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乘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班固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姚薑塢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按前漢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歷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閒猶共工氏在炮犧神農之閒霸而不王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之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偭其位者仁不代母耳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

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

趙焉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 韓愈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

畏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薑塢先生云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妄爲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新唐

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其食人甯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其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覊按此文上兩段皆專為遠辨當時之誣下一段申翰等之論兼為張許辨謗而以小人之好議論五句為上下文作紐

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與樂

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宗元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

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事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愼取之而已矣。

## 論語辯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也。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曾子獨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耳。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

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隳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歐陽修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予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閒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閒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與然則雖其殘篇

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而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甯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

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才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顚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淸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

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巓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序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唐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

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一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

焉。曰石昻。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

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有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 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亡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

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蘋塢先生云。晁公武論吳鎮五代史纂誤云。通鑑攷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今鎮書皆不及。特證其字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攷異無其文。蓋攷異有全書而今附注於通鑑下者或芟畧之也。按劉仁恭父子未嘗事梁。又克用爲燕攻潞州以解梁圍。迄守光之立。克用之卒。未有交兵事。又契丹傳云。晉王慽契丹之附梁。臨卒以一箭授莊宗。期必滅契丹。則云又滅燕還矢事虛也。想攷異不過有疑於此。然公云世言。想別有本。又不載之傳記。而虛寄之於論。以致慨。又何害也。

##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序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

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序。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

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

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既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序論以發其端云。

##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序曰。向序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

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

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閒。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閒。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

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淸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由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

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書魏鄭公傳後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

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

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進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

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 蘇洵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

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甯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手與足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士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國策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㠯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㠯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

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一本無上二字）說齊閔王（國策齊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

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按制疑削之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

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即寓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

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檣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顧千里云此以矯爲槁字）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顧千里云而讀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壇而加曰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曰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伯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顧千里云路與下露字同義君當作軍路軍虛中二句相對又云軍出費中哭泣亦以軍軍與中相對可爲證）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醫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

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顧千里云此以窟為掘耳穴中。罷於力。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

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曰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曰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

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以下言用謀之利明於權藉時勢者）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四海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顧千里云而讀能）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

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㠯待魏氏。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㠯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㠯鞭箠使也。不足㠯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

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閒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

## 中期說秦昭王 國策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

安邑。絳水利㠯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魏無忌諫與秦攻韓 史記傳魏世家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㠯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一本有兄弟字）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㠯聞則不忠。今韓氏㠯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强秦魏之兵。王㠯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㠯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强秦之禍。王㠯爲利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㠯闌之有周韓㠯閒之從林鄉軍㠯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㠯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郡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㠯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㠯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㠯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

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㠯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㠯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㠯爲縣。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李斯諫逐客書 史記本傳

臣聞吏議逐客。竊㠯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從文選增子字者不産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㠯殷盛。國㠯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魏。退彈

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㠯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㠯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㠯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㠯無敵也。今乃棄黔首㠯資敵國。卻賓客㠯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㠯資敵國。損民㠯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賈誼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

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

末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政陳事疏 漢書本傳

臣竊惟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叠出可爲流涕句耳非有二字俗人或遂於起處增一爲二 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㠯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此之字疑衍）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㠯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㷂。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㠯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㠯危爲安。㠯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㠯下兩段乃承上雖堯舜不治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乃勢不可爲與上文不能義別）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

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目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目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目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目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目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到設移於上或危社稷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㠯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㠯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㠯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𠂤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城𠂤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從資治通鑑增之子二字蘆塢先生云是時王戊王楚從弟之子也文王則王齊共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惠王子罷軍等僅爲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五年盡王惠王子六人蓋正𠂤賈生此言耳親兄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㠯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㠯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㠯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㠯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㠯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㠯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㠯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

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㠯臣爲屬國之官㠯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㠯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㠯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㠯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㠯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㠯被牆古者㠯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㠯緣其領庶人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

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有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㠯簿書不報。期會之閒。㠯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㠯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

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㠯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㠯道習之逐去邪人

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當依大戴作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㠯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㠯明有孝也。行㠯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㠯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㠯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㠯長久者。㠯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㠯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㠯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㠯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㠯勸善。刑罰㠯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

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㠯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㠯禮義治之者積禮義。㠯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㠯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㠯德教。或敺之㠯法令。道之㠯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㠯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㠯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者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㠯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㠯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

節禮目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目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目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目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目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目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目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目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㠯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㠯加此也非所㠯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說文謑詬恥也謑或从奊作䜁胡禮切奊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奊字讀當作䜁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

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何通訶下同）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者解去其職師古云自廢而死者非）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

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㠯託不御之權。可㠯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長大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㠯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卽載於食貨志者是已

請封建子弟疏 漢書賈誼傳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放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㠯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

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㠯餌大國耳不足㠯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㠯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㠯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㠯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㠯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㠯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㠯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㠯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㠯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㠯北著之河淮陽包陳

㠯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㠯扞齊趙淮陽足㠯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㠯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㠯成六國之旤難㠯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封淮南四子疏 漢書賈誼傳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㠯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㠯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

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鼂錯論貴粟疏 漢書食貨志鼂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爲孟堅所分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

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㠯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㠯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㠯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㠯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㠯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㠯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㠯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㠯兼并農人。農人所㠯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

㠯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書 漢書本傳

臣聞漢興㠯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㠯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㠯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
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山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
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
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
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
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㠯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㠯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㠯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㠯其國予敵
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㠯

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㠯攻大。敵國之形也。㠯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蓺。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㠯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㠯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㠯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㠯大爲小。㠯彊爲弱。在俛卬之閒耳。夫㠯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

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 論守邊備塞書 漢書本傳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士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㠯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㠯嘗有市籍者。又後㠯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㠯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㠯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㠯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㠯擾亂邊境。何㠯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㠯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㠯離南畮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不救。陛下不救一本作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

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吕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畧者吕半入官吕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吕財贖之不使覓者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吕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吕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母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司馬相如諫獵書 史記司馬相如傳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吕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淸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淸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㠯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㠯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㠯喻大願陛下留意幸察

吾邱壽王禁民挾弓弩議 漢書本傳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㠯相害㠯禁暴討邪也安居則㠯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㠯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㠯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㠯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㠯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

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

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趙充國屯田奏三 漢書本傳

臣聞兵㠯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㠯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㷭火幸通。埶及幷力。㠯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㠯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能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㠯度彼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其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㠯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㠯澹一隅臣愚㠯爲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㠯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㠯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劉向論起昌陵疏 漢書本傳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㠯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㠯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㠯戒慎民萌何㠯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㠯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

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

極諫外家封事　漢書本傳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

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

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㠯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㠯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㠯政。皆罷令就第。㠯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常安。不失社稷。所㠯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

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㠯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漢書匈奴傳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㠯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㠯來明之。㠯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㠯界之。會漢初興。㠯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

㠯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㠯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㠯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㠯臨翰海虜名王貴人㠯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㠯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㠯忍百萬之師㠯摧餓

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㠯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㠯善易隸㠯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㠯來厭之辭疏㠯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㠯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衞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㠯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㠯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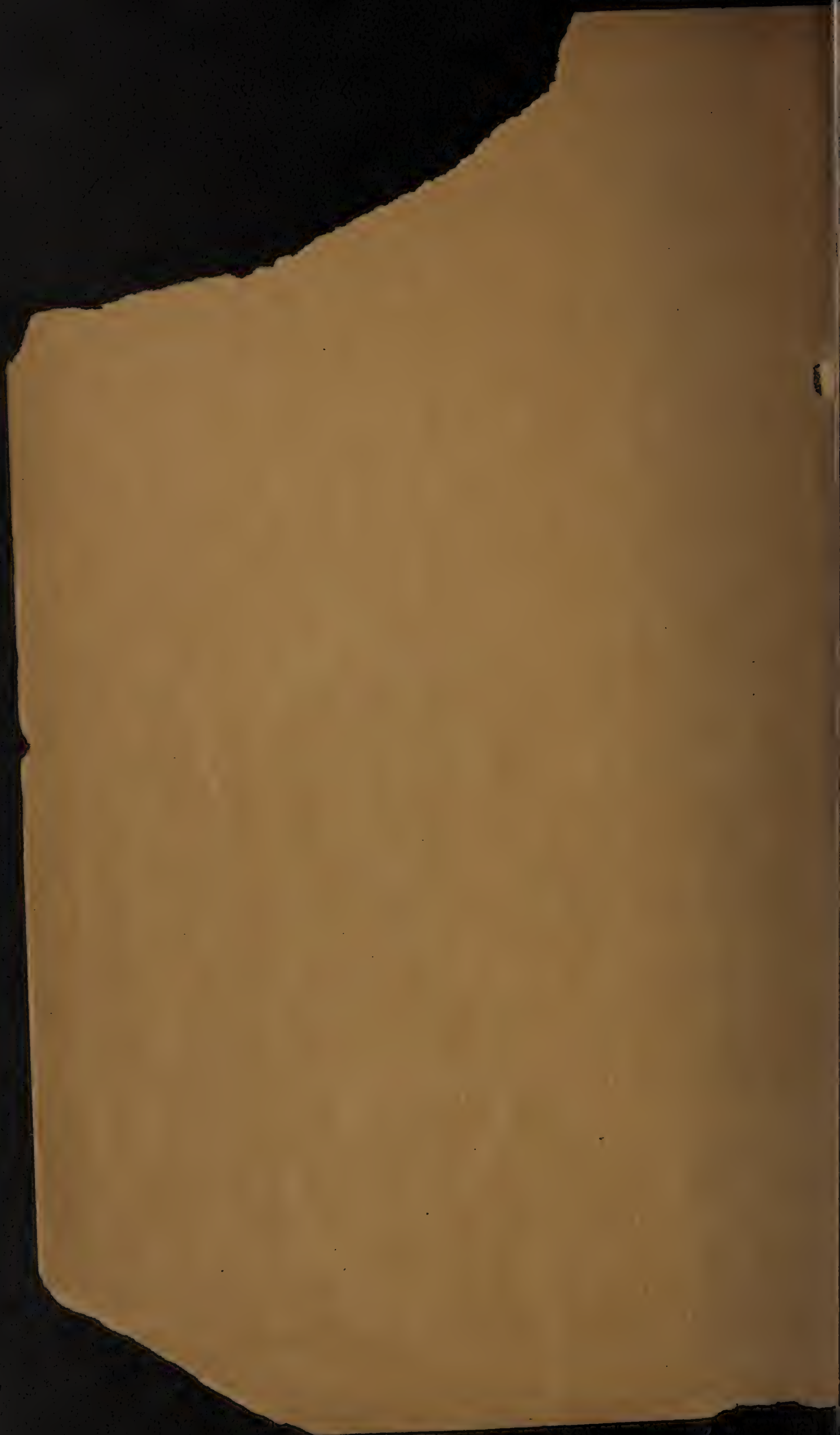
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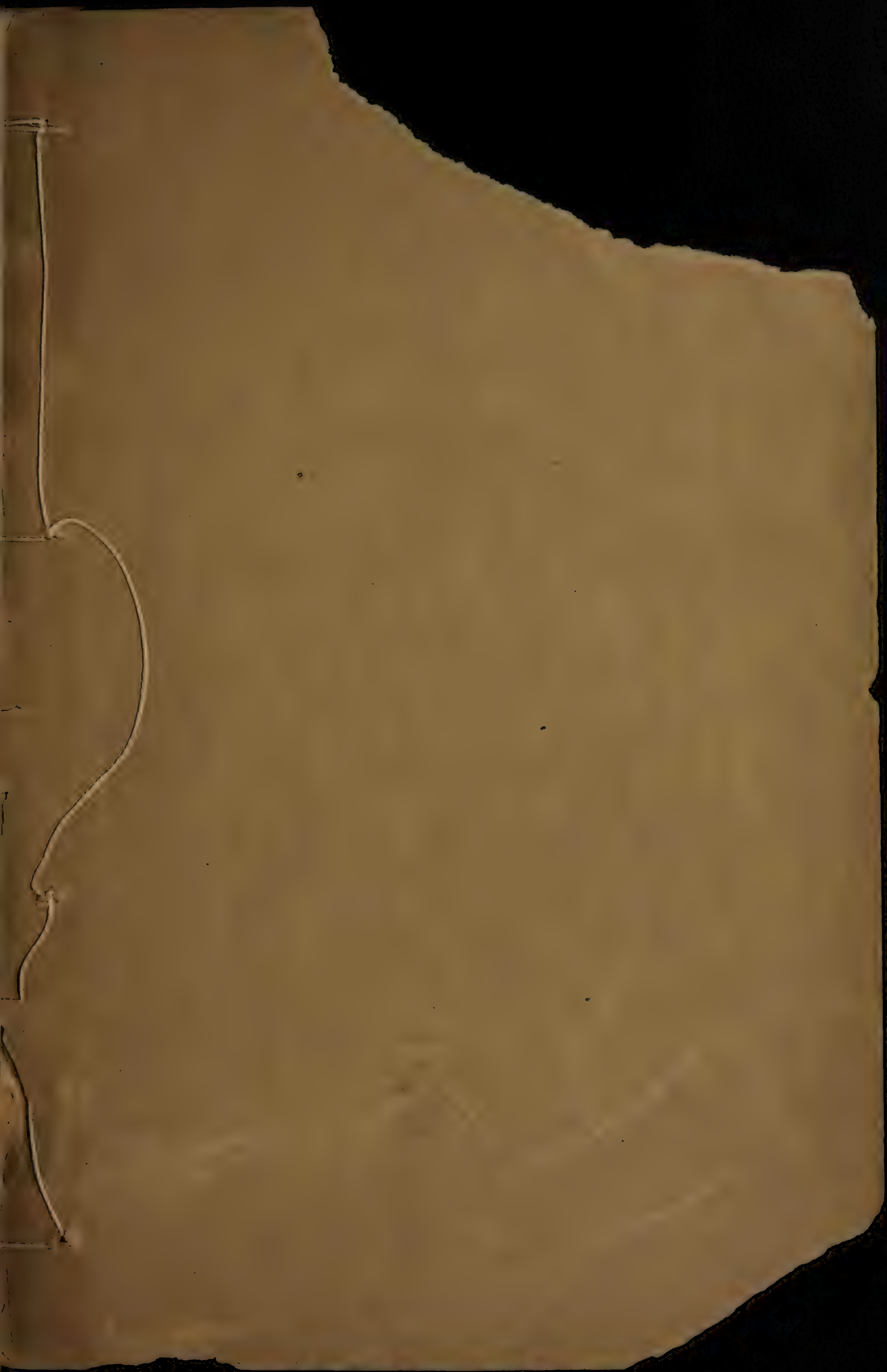
諸葛亮出師表 蜀書本傳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㠯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㠯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㠯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㠯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 古文詞略

二冊

895
M47b
v.2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宣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

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

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巳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

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

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㠯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㠯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

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閒。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

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㠯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㠯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㠯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

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㠯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孼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㠯祖㠯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㠯至陛下陛下卽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㠯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

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閒。竊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悲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爲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

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㠯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㠯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閒。不容毫氂。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之主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

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失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

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

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曰自解市列千金㠯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㠯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㠯創此司者不過㠯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

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

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竟字避宋諱改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

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㠯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遺。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㠯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㠯爲功。必須生事㠯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㠯來。不㠯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

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葢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脩。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竝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

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㠯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㠯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㠯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㠯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㠯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

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籍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

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已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

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曰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請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

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

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㠯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㠯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㠯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㠯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畧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㠯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㠯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㠯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㠯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㠯明聖人之無我陛下㠯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㠯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

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㠯國家之所㠯存亡。歷數之所㠯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㠯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㠯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美。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㠯古之賢君。不㠯弱而忘道德。不㠯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㠯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衞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

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㠯善養生者。愼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㠯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愼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强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㠯齊衆。勇悍之夫。可㠯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㠯彼而

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愼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曰淸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曰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曰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曰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曰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曰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曰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曰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曰苛察。齊之曰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曰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

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㠯爲利口傷俗今若㠯口舌捷給而取士㠯應對遲鈍而退人㠯虛誕無實爲能文㠯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㠯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㠯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㠯爲言㠯黃忠豪勇之姿㠯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㠯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㠯三

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㠯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㠯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㠯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㠯徼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㠯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

以上游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齟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謂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

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㠯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㠯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㠯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㠯及五代諫爭而死葢數百人而自建隆㠯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㠯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㠯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㠯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㠯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

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㠯去鼠。不可㠯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㠯防姦。不可㠯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㠯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㠯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㠯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㠯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㠯爲鄙夫之犯失。不過備位而苟

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㠯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㠯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㠯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㠯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㠯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袵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㠯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

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目漢高爲桀紂。劉毅目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册。目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目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

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㠯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㠯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㠯深文。中臣㠯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㠯臣爲戒。無復言者。是㠯思之經月。夜㠯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

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旣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

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曰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淩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

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

端。陛下作之。是吕吏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吕敗爲恥。力欲求勝。吕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戕殺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吕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吕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

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鱗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

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㠯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㠯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㠯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㠯安二宮朝夕之養。下㠯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高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㠯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

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㠯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㠯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 三首選二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目夙夜不遑康寧。永維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目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目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

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㠯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㠯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㠯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㠯

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㠯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㠯策之次第當先對作樂然語非切要故從非天降命不可反意說起㠯勉强行道對夙興夜寐非無補㠯警動之下乃從行道引入作樂科條不并而意自貫道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今者而㠯深入敎化於民敎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㠯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

者。是㠯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㠯政日㠯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覆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㠯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此段專對何修何飭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

至篇末皆一意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策問內不正不直一層董子所不對而寓意於此謂人君正己固無取以察察爲明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

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㠯教化不正而萬民不正也（上段言人君正心㠯正朝廷德也下段皆言教也所當脩飭二者而已而㠯福祥可致問其中不載然分兩段固是古人文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事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㠯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㠯教化爲大務立太學㠯教於國設庠序㠯化於邑漸民㠯仁摩民㠯義節民㠯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

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主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㠯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㠯來。未嘗有㠯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㠯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

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㠯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㠯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㠯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

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前兩策問徧問諸賢良此策盖獨問董子故對策首謝此意

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存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

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

文㠯相接。驩然有恩㠯相愛。此人之所㠯貴也。生五穀㠯食之。桑麻㠯衣之。六畜㠯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㠯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㠯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㠯晻致明。㠯微致顯。是㠯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葢有漸㠯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㠯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

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㠯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㠯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㠯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㠯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㠯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㠯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

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㠯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㠯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此篇末陳不奪民利罷絀百家二事非策所及而自發之亦因冊有悉之究之語也然皆貫㠯天人古今故首尾一綫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㠯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㠯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㠯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㠯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㠯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㠯大窮。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

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㠯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㠯爲制。大夫之所當循㠯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敎。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

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目上亡目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目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蘇軾省費用 厚貨財之一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目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

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幷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

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㠯三十年之通計。則可㠯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㠯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㠯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㠯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㠯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㠯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㠯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

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㠯望其無疾。㠯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㠯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㠯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㠯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㠯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㠯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㠯不急之實。而被之㠯莫大之名。是㠯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㠯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㠯使領之。歲給㠯巨萬計。此何爲者也。

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㠯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㠯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氂㠯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氂。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倡勇敢 訓軍旅之三

臣聞戰㠯勇爲主。㠯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

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目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目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閒。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目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目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嘗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閒。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

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事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

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

下務爲奉法循令。要㠯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此文體勢

辭氣俱似明允

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㠯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㠯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篆之繁。其居處㠯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㠯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㠯被㠯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㠯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㠯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㠯示不如湩酪之爲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㠯

法勝而匈奴㠯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㠯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㠯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珮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㠯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㠯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珮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㠯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敎㠯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强。黃池之會。强自冠帶。

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幷。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

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㠯自投於羅網陷穽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㠯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㠯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㠯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㠯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㠯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㠯入秦也。

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歛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啣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

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紲

古文詞略卷七　書說類一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顯王四十六年　楚懷王六年　史記楚世家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

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蘇秦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 燕文公二十八年 史記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鴈門在西北沙漠之貨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南有其饒也 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

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度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說趙肅侯 恐即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史記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㠯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

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吕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吕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吕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吕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吕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衞取淇。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

山南有河漳東有淸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㠯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㠯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㠯冥冥決事哉臣竊㠯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幷力西嚮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

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㠯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㠯秦權恐愒諸侯。㠯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㠯從親。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㠯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㠯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㠯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淸河。燕出銳師㠯佐之。諸侯有不如

約者㠯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㠯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㠯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韓昭侯 史記作說宣惠王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㠯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㠯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

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說齊宣王 齊宣王十年 史記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

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衞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㠯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㠯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㠯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約燕昭王 當在赧王三十六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鄢郢時 史記蘇秦傳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㠯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是

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
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
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
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
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
韓氏㠯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大原卷我下
軹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
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
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㠯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
則㠯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㠯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下趙字誤當從國策作已）得講於魏。至（至誤當從國策改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

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史記趙世家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國策作惡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

反也。故徵兵於韓。㠯威之聲。㠯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㠯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㠯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㠯伐者。㠯事王也。天下屬行。㠯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

兵已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曰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曰天下善秦秦暴王曰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國策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

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黃歇說秦昭王 史記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目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目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目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幷蒲衍首垣。目臨仁平邱。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

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㠯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㠯校於秦齊南㠯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㠯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㠯臨韓韓必歛手王襟㠯東山之險帶㠯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㠯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樂毅報燕惠王書 史記本傳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㠯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㠯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㠯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㠯事先王之心。故敢㠯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㠯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㠯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㠯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㠯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㠯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㠯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㠯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㠯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㠯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㠯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㠯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㠯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㠯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

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故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國策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

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㠯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㠯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㠯易之。而㠯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㠯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㠯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㠯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㠯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㠯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㠯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

國。長信侯曰。王何㠯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㠯爲秦邪。吾㠯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國策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㠯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㠯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

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㠯地事秦㠯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㠯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 魯仲連說辛垣衍 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㠯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㠯齊故今齊閔王衍二字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亦衍爲

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于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

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二字國策作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史記九二字通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

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史作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湣經過兩國兩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尚不肎㠯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㠯得故寵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㠯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

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字）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與田單論攻狄 國策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

（當作何字）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 遺燕將書（史記本傳）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

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㠯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㠯十萬之衆。五折於外。㠯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㠯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㠯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㠯制羣臣。下養百姓㠯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

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明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

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 觸讋說太后 史記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㠯衛王宮昧死㠯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㠯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㠯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㠯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㠯自託

於趙。老臣㠯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㠯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國策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㠯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㠯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㠯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㠯罷趙攻强燕。是使弱趙爲强秦之所㠯攻。而使强燕爲弱趙之所㠯守。而强秦㠯休。

兵承趙之敝此乃强吳之所吕亡而弱越之所吕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國策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吕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吕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吕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國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憷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

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史項羽本紀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知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枚乘奏吳王書 漢書本傳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而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㠯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㠯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㠯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㠯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㠯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曾亮按用字疑是昌之訛蓋此文通體多用韻也）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

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漢書本傳）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㠯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㠯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㠯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㠯爲榮。適足㠯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㠯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僕

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

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㠯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㠯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衞之中僕㠯爲戴盆何㠯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㠯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㠯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㠯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蘖依李陵傳）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㠯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㠯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㠯此指推言陵功。欲㠯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㠯爲

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㠯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㠯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人主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㠯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

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埶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㠯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㠯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迺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㠯舒其憤。思

垂空文㠯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㠯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㠯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㠯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㠯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㠯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㠯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

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漢書蓋寬饒傳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㠯司察之位。擅君㠯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㠯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㠯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㠯摩切左右。非所㠯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㠯飾君之辭。文足㠯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㠯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惲報孫會宗書 漢書本傳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衞。遭遇時變。㠯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㠯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㠯此時有所建明。㠯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埶。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㠯夷滅不足㠯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㠯忘憂。小人全軀。說㠯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

農夫曰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曰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

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歆移讓大常博士書 漢書本傳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㠯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

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

文。得此三事。㠯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憫惜。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之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㠯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㠯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㠯不誦絕之。欲㠯杜塞餘道。絕

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㠯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㠯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

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以有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

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

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族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刵。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刵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

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于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者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

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

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淸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嗚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于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

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尙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顚。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某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

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横。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

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覇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

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

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繋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

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戰鬭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愼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蝱蟻蟲

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殺賊不幸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凛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

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

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

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恠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

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薑塢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爲義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所殺害僅十萬人以僅爲多亦不始唐人矣）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

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昏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牴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

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于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埽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

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强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于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女。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

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曾鞏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扼。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

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喩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藂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

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幷。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著。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

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與。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

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唏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蹷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

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

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藉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

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鉏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

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

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于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蘇軾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于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

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于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于左右。蓋亦易踈而難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于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迭迭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即答。頑鈍

廢禮。一至于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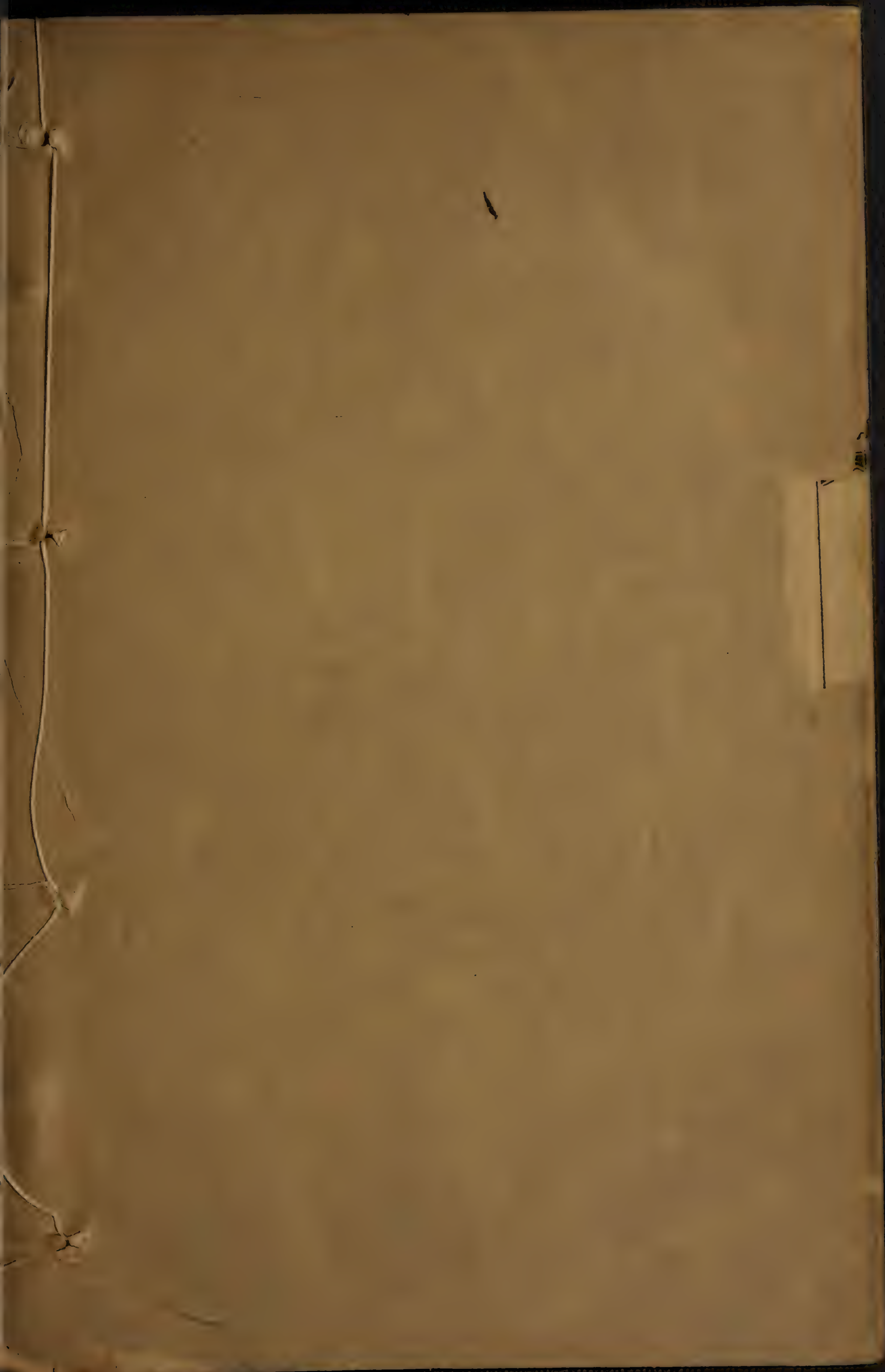
推罵。輙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

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敎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于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

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閒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 古文詞略卷九　贈序類

##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㠯鳥鳴春，㠯雷鳴夏，㠯蟲鳴秋，㠯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皋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㠯文辭鳴，又自假於韶㠯鳴。夏

之時。五子㠯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㠯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㠯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㠯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㠯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㠯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㠯急。其辭淫㠯哀。其志弛㠯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㠯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㠯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

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

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强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與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其

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㠯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㠯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㠯求咏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㠯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㠯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㠯著。鬼神之所㠯幽。人物之所㠯蕃。江河之所㠯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

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㠯是傳之舜。舜㠯是傳之禹。禹㠯是傳之湯。湯㠯是傳之文武。文武㠯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㠯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㠯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㠯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曾亮按公於生人立命之理了然於心故言無枝葉如此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


學部圖書局

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乎若不可及於其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王塤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

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殁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瑱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瑱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畢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在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㠯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㠯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

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㠯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甯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

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曰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曰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不能詩訓後進一旦曰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嘆息知其爲賢曰否（薑塢先生云曰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曰賓揖鄭註曰猶與也又見召南詩箋）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

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

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入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

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㠯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㠯節鎭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數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㠯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㠯美朝政。㠯慰公南行之思。詔必㠯來字者。所㠯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歐陽修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㠯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

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㠯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㠯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㠯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㠯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㠯入。一自歸州㠯取忠萬㠯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

武處覽其山川可㠯慨然而賦矣

蘇洵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㠯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㠯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㠯自命也而可乎他日㠯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㠯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

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焱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㠯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㠯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㠯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㠯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㠯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㠯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

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㠯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㠯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㠯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㠯爲贈。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閒轍乎吾知免夫

秦始皇初幷天下議帝號令 史記本紀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文帝元年議振貸詔 漢書本紀元年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㠯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㠯振貸之。

賜南粤王趙佗書 漢書兩粤傳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㠯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

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㠯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㠯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遺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㠯問吏。吏曰。高皇帝所㠯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㠯爲大。得王之財。不足㠯爲富。服領㠯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㠯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㠯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

存問鄰國。

十三年除肉刑詔 漢書刑法志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後元年求言詔 漢書本紀後元年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

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㠯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㠯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㠯害農者蕃。爲酒醪㠯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㠯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書匈奴傳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㠯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㠯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

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仲馮疑鄰字上有脫字鄰意衍使字言與爲鄰國是以和恤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㠯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

漢武帝報李廣詔 漢書李廣傳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弭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封燕王策 史記三王世家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令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備。

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敕責楊僕書 漢書酷吏傳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 求賢良詔 漢書本紀元封五年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後漢書竇融傳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故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㠯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史記司馬相如傳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㠯奉幣帛。衞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

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曉喩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 韓愈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使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

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之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韓愈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尙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衞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衞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材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

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在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

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

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甯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

度一年。其將韓惟淸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甯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甯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甯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甯

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簡較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簡較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簡較工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于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

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謟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 蘇軾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閒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閒。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虖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歎。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

問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 歸有光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

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閑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

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竊淚下。鄰里莫不

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

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恒於貴富壽考康甯。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瞑目。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顰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咯咯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

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士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士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美名。何爲不可以葬。時夫

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舫穴。婦卽自負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厠牏自浣濯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閒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淸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

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慄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涖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韓愈毛穎傳 附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𩣡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

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古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意。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

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顥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顥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

# 古文詞略卷十二　碑誌類上

## 秦始皇琅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

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不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皇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爲表經

班固封燕然山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㠯八陣。莅㠯威神。玄甲耀日。朱旗降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㠯釁鼓。血尸逐㠯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㠯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㠯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亦序

用韻卽琅邪刻石體

韓愈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衞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

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亂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亂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幷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亂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御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

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蝨蝨。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壃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埶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

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夸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東北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

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鐏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丏之加西南守

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入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

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甯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

陽翼使謝甯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幷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蘇軾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幷越。盡有浙東西之城。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蠭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

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埶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

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 韓愈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悲哀。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

遷眞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屛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今良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敎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汉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蹈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靑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

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主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歲。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

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

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沒。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並斬之。以狥。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

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

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鎭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

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連連爲䝉。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

如。悠悠四方。既廣且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 韓愈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

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而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

選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癢。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

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蓮塢先生云柳慶仕終於宇文又不爲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平濟公其封濟陰者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旦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鎭。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

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司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

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

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自亦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疏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

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淸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顏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愼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鞏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

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尙書。大父殆庶贈

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友孝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甯。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竇墓。以贊碩休。

歐陽修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

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淸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敎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

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山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

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郞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

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以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

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嚝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

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王安石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

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葢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葢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

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

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夸。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讐。攷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

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

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川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衞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

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尙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廉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日。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

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尙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敺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

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尙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耀。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尙書工部侍郞。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郞。除。隮。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

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慰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

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

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内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暢。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如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襄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畧。以爲今士大夫多

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富貴其所蓄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騤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其石兮書以余辭

海峯先生云序次與田太傅同一機法

## 歸有光亡友方思曾墓表

余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

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卒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咤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才。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

學於臨安者。思會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墜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眞乘焉。而人遂以思會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積志於其敎。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會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憾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憤憾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脩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憾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會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會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

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余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海峯先生云學荊公爲文折旋有氣

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

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之言爲然。蓋余屛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顚頓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余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邪。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埽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鈔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

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莫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歿以嘉靖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三郎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

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濱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乃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晩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

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畝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其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緜緜汝潁。遷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伏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甽畮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叙爲田處極酣恣似貨殖傳

韓愈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背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

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首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

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近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鄆州谿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蓴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是沂密始分而殘其師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

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豁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飮食以訓以詢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

征。不甯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蕢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柳宗元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

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 遊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

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鼎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爲工而效法者蓋失之矣）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

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

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

有聲潀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 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

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遇也。

##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

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淸。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其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靑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

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

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步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閒。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李紱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枕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南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於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

者得石秤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樫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疑西字當作面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陰酒。方望溪云形當作刑鉶羹也見周官內外饔職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蘇軾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

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閒。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閒。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閒。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

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

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閒。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

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 王安石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

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急務。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在位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採。山農野老。攀援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

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及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消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政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余之所以歎也

## 鼂補之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閒有泉沮洳伏見

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噩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歸有光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峰。青龍鎭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値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月明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眾少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孃以指

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扉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閒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淸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淸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

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果泉。芳洌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璘珣。不見有土。惟壁石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邪。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

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閒過

之。延實爲具飮。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飮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飮。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

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閒。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

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 古文詞略卷十六　箴銘贊頌類

## 揚雄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一作厲）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㠯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甯。命漢作京。隴山㠯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一作羇）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判。四國內侵。蠶食宗周。臻於季赧。遂㠯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

愜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一作多易）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 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 韓愈五箴 并序 錄三首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

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㠯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㠯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㠯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反㠯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㠯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㠯害其生邪。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爲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

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何爲。

張載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鎭。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淸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幷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非親弗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蘇軾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㠯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

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衞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㠯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㠯。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韓愈子產不毀鄉校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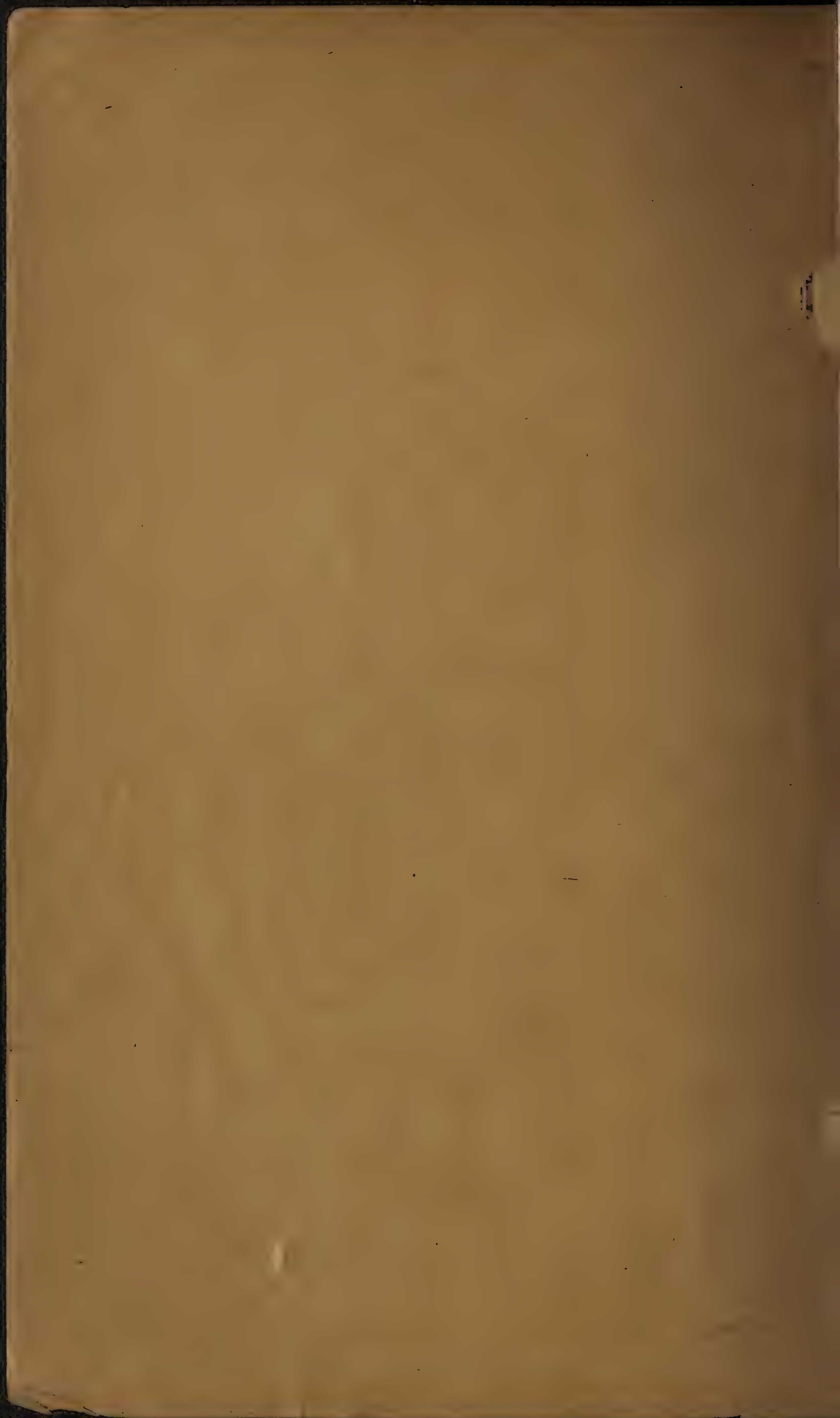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㠯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㠯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

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㠯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㠯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蘇軾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㠯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㠯為廄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㠯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

聊目卒歲而無營。



古文詞略

四冊

895
M476
v.4

# 古文詞略卷十七　哀祭類

## 屈原九歌錄七首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予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㠯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㠯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

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州兮杜若。將㠯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回翔兮㠯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予所爲。折疎麻兮瑤華。將㠯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踈。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右大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飆起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右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

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䶁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予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天狼者秦之分野舉長矢而射之此一發之樂也北斗桂漿歸而飲至撰轡高駝所謂翩然翔翔不可復制懷王雖卒爲臣子者猶以是祝之以致其哀思焉

右東君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

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右山鬼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夢從用爲韻）上帝其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焉即於也遠遊篇焉乃逝以徘徊）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

些。歸來兮不可㠯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㠯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㠯祀。㠯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㠯益其心些。歸來兮不可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兮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㠯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歸來兮不可㠯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㠯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

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絓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元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

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箟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

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靑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靑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㠯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屈原

既放路經廬江思昔日與君游獵之地今則皐蘭被徑不可復識矣卽招魂而歸能勝此江南之哀乎

## 韓愈潮州祭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㠯淸酌腶修之奠祈於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㠯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㠯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㠯復種而蠶不可㠯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㠯應賦稅繼衣

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㠯惑也。刺史不仁。可坐㠯罪。惟彼無辜。惠㠯福也。劃劙雲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口有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㠯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閒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 祭張員外文

惟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
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一員外之靈貞元十
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
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
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
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
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
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
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
逐以我騾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

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蛸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㠯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部。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瘧。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㠯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

通。君其奚憾。不鑒余衷。嗚呼哀哉。尙饗。

##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靑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

前。矢心㠯辭。嗚呼哀哉。尙饗。

王安石祭范潁川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明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㠯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㠯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公。人㠯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㠯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㠯灌尋尺。宿贓自解。不㠯刑加。猾盜凾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齕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㠯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

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曰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蕭塢先生云穴當作冗亂治也）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惰勉强。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尙有曰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愈空。和其色辭。傲訐曰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曰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曰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囚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曰贊醪羞。

##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厄窮。貌則侔年。心頹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鹹。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計我

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㠯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君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絕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㠯告心惻

古文詞略卷十八　詞賦類一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

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𪖐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㠯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㠯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㠯降。皇

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目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目脩能。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目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目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目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目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目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目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

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㠯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㠯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㠯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㠯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㠯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㠯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㠯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㠯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㠯蕙纕兮。又申之㠯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㠯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㠯追曲兮。競周容㠯

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甯溘死㠯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淸白㠯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㠯上言㠯道事君讒人之害已而將濱於死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㠯復路兮。及行途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㠯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㠯爲衣兮。集芙蓉㠯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㠯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㠯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㠯上言欲退隱不涉其患而不能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㠯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

節。薋菉葹㠯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女嬃言止此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㠯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㠯自縱。不顧難㠯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㠯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㠯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㠯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㠯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因女嬃之言而自疑行之過激及就正重華而知中正之無可悔也則又將㠯此道望之吾君吾相矣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者也是此㠯下言求君也求臣㠯女言求君不敢斥言故迷離倘怳言之羲和望舒飛廉鸞皇皆喻已所㠯悟君之道駟玉虬㠯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㠯拂日兮。聊逍遙㠯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㠯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㠯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此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此㠯下言求所㠯通君側之人皆指楚之君臣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

反顧㠯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㠯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㠯結言兮吾令蹇脩㠯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㠯驕傲兮日康娛㠯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㠯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㠯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㠯邃遠兮（閨中句結求臣節　哲王句結求君節）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瓊茅㠯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

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靈氛言止此）世幽昧㠯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言人好惡容有不同惟小人則在在喜之然則改之果有益乎）戶服艾㠯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㠯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已上答靈氛之詞云去之無益）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㠯吉故。曰勉陞降㠯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靈氛之言勸其去而已巫咸之意則欲其留而求合）（勉升降二句求合之大旨也）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嚴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㠯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

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巫咸言止此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此下答巫咸之辭言留以求合之不可故極言時俗從流之態以見己之必不同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靈氛欲其去既答以去之無益巫咸欲其留以求合尤有所不能嗚呼爲屈子者去耳留耳死耳故不得已仍從靈氛之吉占焉而卒亦不應則死從彭咸焉而已 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靡㠯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㠯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㠯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㠯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㠯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㠯左轉兮指西海㠯爲期㠯上所指多西方之地固山榛隰苓之思亦刪書終秦誓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亡度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屈子能適秦哉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㠯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章 選五

惜誦㠯致愍兮。發憤㠯抒情。所非（從文選作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㠯爲正。令五帝㠯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㠯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㠯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㠯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㠯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㠯遇罰兮。亦非予心之所志。行不羣㠯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㠯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

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予夢登天兮魂中道
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及而無旁終危獨㠯離異兮曰君可
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虀兮何不
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㠯離心兮又何㠯
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㠯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
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㠯造怨兮忽謂之
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
而在下設張辟㠯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㠯干傺兮恐重患而
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
背膺牉㠯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㠯矯蕙兮糳申椒㠯爲糧播
江蘺與滋菊兮願春日㠯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㠯自明撟

茲媚㠯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予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㠯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㠯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㠯蔽日兮。下幽晦㠯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㠯。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予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㠯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㠯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㠯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㠯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㠯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

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曰遠望兮。聊曰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曰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曼予目曰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

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懮懮。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㠯自鎮。結微情㠯陳詞兮。矯㠯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㠯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㠯其美好兮。覽予㠯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㠯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㠯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㠯爲像兮。指彭咸㠯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㠯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㠯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

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予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㠯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㠯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効志兮。寃屈而自抑。刓方㠯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塗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

所晠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元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
兮瞽㠯爲無明變白㠯爲黑兮倒上㠯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
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
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誹
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
予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㠯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
固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
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舒憂娛哀兮限之㠯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
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定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㠯爲類兮。懷沙

##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㠯教之。屈原曰。吾甯悃悃款款。朴㠯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㠯力耕乎。將遊大人。㠯成名乎。甯正言不諱。㠯危身乎。將從俗富貴。㠯媮生乎。甯超然高舉。㠯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㠯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㠯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㠯絜楹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㠯全吾軀乎。甯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

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㠯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㠯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宋玉九辯 選四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而南游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慼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

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
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
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
先戒㠯白露兮冬又申之㠯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
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
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
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㠯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
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
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

颸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 風賦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廼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

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

胗得目爲蠛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㠯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楚人有好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

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䎰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疾則秦魏之勇方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復得而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䎰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

王故對曰此言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曰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㠯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㠯伐秦

莊辛說楚王

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㠯百里昌桀紂㠯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㠯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㠯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㠯（㠯同已句絕下同莊子齊物論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又無適焉因是已）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

奮翼自㠯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㠯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㠯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鯪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淩淸風飄搖乎高翔自㠯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淸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㠯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㠯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㠯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㠯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

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按㠯弋說襄王及莊辛篇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㠯爲事實爲失其旨已

古文詞略卷十九　詞賦類二

賈誼服鳥賦 幷序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目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目爲壽不得長。廼爲賦目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服。余去何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目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閒。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目敗。粤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

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好惡積億。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氾乎若不繫之舟。不㠯生故自寶。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㠯疑。

枚乘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天下安甯。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湻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閒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

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强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㠯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㠯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㠯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黄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㠯爲琴。野繭之絲㠯爲絃。孤子之鈎㠯爲隱。九寡之珥

吕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吕笋蒲。肥狗之和。冒吕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吕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

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遊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

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

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㠯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㠯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㠯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㠯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

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按暮離散者晚潮去也發曙者早潮來也）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弃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曰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

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陵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

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淮南小山招隱士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崯崯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

兮不可曰久留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曰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綸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曰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董塢先生云成卽成王也下云躡梁父登太山卽管子所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曰業隆於繈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

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爾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㠯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㠯燎。微夫斯之爲符也。㠯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㠯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㠯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蓋嶋先生云周頌云雅且有且毛傳云且此也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㠯錫符。奉符㠯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岳。㠯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㠯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㠯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淸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㠯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

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之。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㠯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止。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托寓。諭㠯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㠯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姚薑塢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辭皆翩攝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貢諛爲臚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駿邈之氣

長門賦 有序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㠯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㠯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莫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

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目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目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刻木蘭目爲榱兮飾文杏目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目槺梁時髣髴目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目相曜兮煥爛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楣目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目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目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目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目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

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寑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 楊雄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拕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

一橫。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㠯橐。或鑿坏㠯遁。是故鄒衍㠯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㠯糾墨。製㠯鑕鈇。散㠯禮樂。風㠯詩書。曠㠯歲月。結㠯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㠯爲稷契。人人自㠯爲皐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

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覇。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㠯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閒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㠯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㠯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㠯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㠯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姚先生云此文前半以取爵位富貴為說後半以有所建立於世成名為說故范唯蔡澤蕭曹留侯前後再言之而義別非重複也末數句言人之取名有建功於世者有高隱者又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者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以不能與數子者並惟著書以名耳

王粲登樓賦

登茲樓㠯四望兮。聊假日㠯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㠯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㠯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㠯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㠯徙

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胷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

知還。景翳翳㠯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㠯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㠯消憂。農人告余㠯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㠯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㠯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㠯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㠯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㠯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㠯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

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㠯繼晷。恒兀兀㠯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

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相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

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明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歘嘎嚶。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

吔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子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廻避主人應之曰子㠯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㠯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㠯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㠯待寘我

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低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蘇軾赤壁賦二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閒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

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

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閒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旣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旣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淸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

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蔡邕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作古辭玉臺作蔡邕蔡集亦載此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孔融雜詩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諸葛亮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治子。（一作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作里）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辛延年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宋子侯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藝文作好）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班婕伃怨歌行

新裂（一作製）齊紈素。皎（一作鮮）潔如霜雪。裁成（一作爲）合歡扇。團團（一作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颷（一作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卓文君白頭吟（樂府作古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無名氏古詩十九首 文選作二十首分東城高且長燕趙多佳人爲二首選十五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一作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玉臺作枚乘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

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貧賤。轗軻長苦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玉臺作枚乘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羅。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樂府載此○文心雕龍曰孤竹一篇傅毅之辭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玉臺作枚乘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玉臺作枚乘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樂府載此作驅車上東門行

去者日以（五臣作已）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栢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彩雙鴛鴦裁爲歡合被著（呂掌反）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

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玉臺作枚乘

古詩三首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藝文作云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藝文作其色似相類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叶邱旅切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叶孫租切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一作尺餘。將縑來比素。藝文作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座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巍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彫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座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為期。

古詩二首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亦見梁鼓角橫吹辭吳兢日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

古詩一首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為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古辭陌上桑 宋書作大曲一作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illegible]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解一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解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艷辭曲後有趨

#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幷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而爲此詞也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一作丈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愼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

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日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謝一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

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

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卽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

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一作用）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愼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但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

華山傍。東西植松栢。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愼勿忘。

古八變歌

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枯桑鳴中林。絡緯響空階。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

雞鳴（此曲前後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非有錯簡案誤也後多放此）

雞鳴高樹顚。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黃金爲君門。璧玉爲軒（古樂府有闌字）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靑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

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豔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一作爲）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夫壻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魏武帝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

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苦寒行 藝文樂府並作魏文帝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一作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文帝雜詩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曹植七哀詩 玉臺作雜詩樂府作怨歌行本詞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雜詩

高臺多悲風。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一作流宕）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三良詩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良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怨歌行（伎錄樂府解題皆以爲古詞晉書文章正宗俱作曹子建）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音又）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泣涕常留連。皇靈大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鰕䱇篇

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世士此誠明。大德固無儔。駕言登五岳。然後小陵邱。俯觀上路人。勢利惟是謀。讐高念皇家。遠懷柔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横浮。汎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

王粲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閒。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阮籍咏懷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車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羇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咏言著斯章。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

處蒿萊。歌舞未終曲。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集作落 汎汎若浮鳧。一作鷖 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脩齡。養志在沖虛。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已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左思咏史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

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一作內所講在元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游。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疏。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劉琨重贈盧諶

握中有元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音遇句 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功業未及見。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一作車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五臣作飛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游我前。猨

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一作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樂府每四句一解凡九句）

郭璞游仙詩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弦。放情淩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烟。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雜縣（音爰）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

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盃。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烟。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採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頽。呼吸滋玉液。妙氣盈胸懷。登仙撫龍駟。迅駕乘犇雷。鱗（初學作鮮）裳逐電曜。雲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東海猶蹄涔。崑崙若（一作苦）蟻堆。遐遡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陶潛九日閑居 幷序

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一作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歛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 歸田園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一作畝）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一作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一作對酒）絕塵想。時復墟曲中（一作里人）。披草（一作衣）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一作志誤）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壟間。依依

昔人居井竈。有餘處。桑竹殘朽株。（一作樹木殘根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後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一作虛）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一作過）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屬。（一作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 并序

辛丑歲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層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層城。旁無依接。獨秀中皐。遙望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

開歲倏五十。（一作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迥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

不中腸（一作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殫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一作天際去此幾）任眞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顧我抱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

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幾（一作紀）力耕不吾欺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空（一作櫚）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新葵鬱北牖嘉穟養（一作養）南疇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否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

和郭主簿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一作華）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

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

與殷晉安別 并序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

遊好非久長。一作少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才華集作良才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夙晨裝吾駕。啓塗情已緬。鳥弄歡新節。泠風送餘善。一作鳥弄新節泠風送餘寒善寒竹一作草非被荒蹊。地爲罕。一作幽非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卽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先

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一作志非)常勤。秉耒懽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必結切)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宋本作謬一作深非)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一作云)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

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一作劬）顏遙遙沮溺心千里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 飲酒 并序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一作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一作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一作聊）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一作撫）寒柯遠望時復爲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淸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藍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客（一作谷）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一作如）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爲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宙何悠悠。（一作何悠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從過。（一作催偪）鬢髮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游好共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一作自）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辛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

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責子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擬古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一作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一作時沒身還朽)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一作相)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閒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種桑長江。

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隨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咏貧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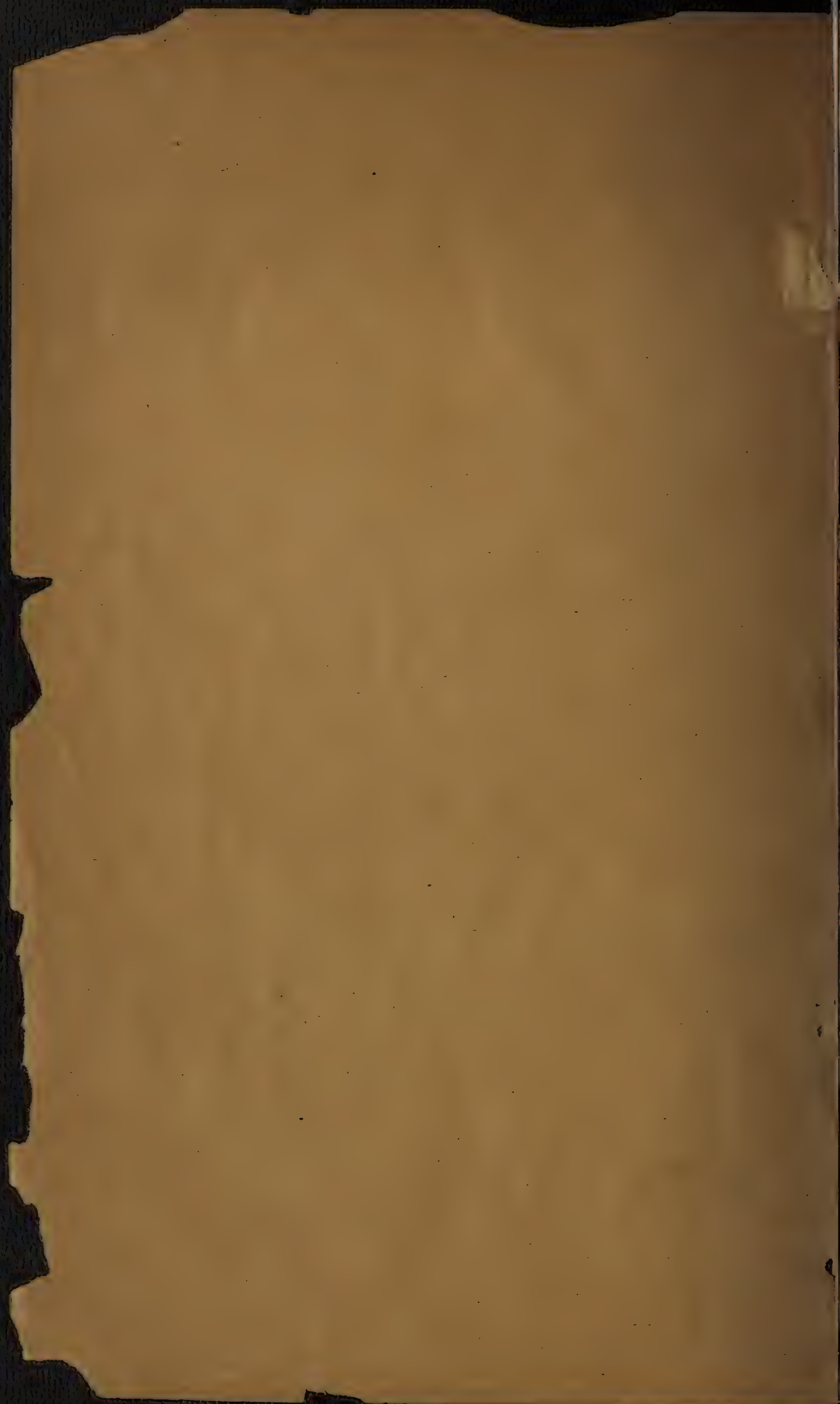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一作已復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一作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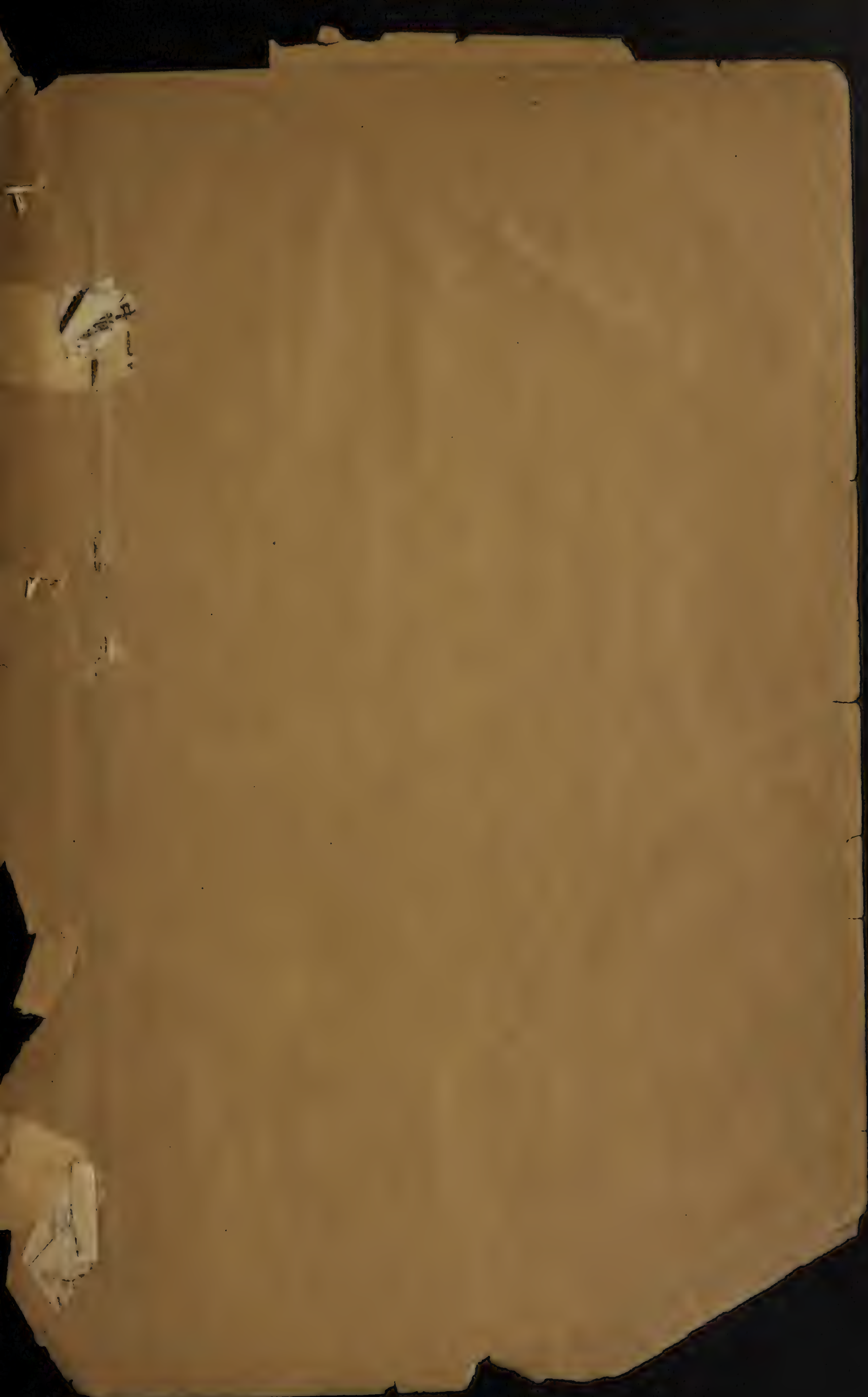
擬輓歌辭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一作聲）自蕭條。（一作鳥爲動哀鳴林爲結風飆）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一作將）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一作己）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古文詞略

五冊



謝靈運鄰里相送至方山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慾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千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

亦玲瓏。俯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
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
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歎。賞廢理
誰通。

過白岸亭詩

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疎木。空翠難強名。漁釣
易爲曲。援蘿聆青崖。春心自相屬。交交止栩黃。呦呦食苹鹿。傷彼人百
哀。嘉爾承筐樂。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慼。未若常疎散。萬事恆抱朴。

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選作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幹勁。
胡陳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

流漢思（當作颸）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集作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上。飛舞兩楹前。茲晨自為美。當避豔陽天。（一作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道。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蹔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腮。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陳子昂感遇詩 文粹作感遇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幕南起白日隱天一作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一作下孤

深居觀元一作羣化悱然爭朶頤讒說相啖食利害紛嶷嶷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林居病時久水木淡孤清閒臥觀物化悠悠念無一作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

蜻蛉游天地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一作去黃雀來相干穰侯富秦寵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布衣取丞一作卿相千載爲辛酸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虞雲羅

張九齡感遇

蘭葉(一作蕊)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似(一作此)生意。自爾(一作以)爲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一作見)悅。草木有本(一作本無)心。何求美人折。

魚游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嗟蜉蝣羽。薨薨亦何爲。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韋應物寄恆璨

心絕去來緣。跡(一作蹤)順(一作斷)人閒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

齋閒思問楞伽字。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一作采）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一作寄）風雨夕落葉滿（一作偏）空山何處尋行跡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鵲繞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一作拙）誰爲薄世榮

李白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

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淸眞。羣
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
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蟾蜍薄太淸。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螮蝀入紫微。大明
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
實。天霜下嚴威。沈歎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秦皇埽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畧
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銘功會稽嶺。騁望琅邪臺。刑徒七十
萬。起土驪山隈。尙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
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靑天。何由觀蓬萊。徐市載秦女。樓船幾
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靑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大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冥。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邱。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香風引趙舞。淸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多歎息。綠珠成釁仇。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妾薄命

漢帝寵（一作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卻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一作重難）。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遊泰山 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泰山

平明登日觀。舉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攬一作覽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一作星河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

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望鸚鵡洲悲禰衡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月下獨酌

花閒（一作下 一作前）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裴回。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高標跨蒼天。（一作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一作壯）士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

教力足。一作立可追冥搜。仰穿龍虵窟。始出一作驚枝撑幽。七星在北戶。一云戶北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一作泰非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一作燕日晏崑崙邱。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權門多噂喈。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一作翻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嬾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一作求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一云小人實利口薄俗難可一作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晦日尋崔戢李封晦日謂正月晦日

朝光入甕牖。尸（一作方 一作寔）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一云得興 一云乘興）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徒一作）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値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眞罕儔。每過得酒傾。（一作喫）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一作有）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下士。至（一作志）性有此不。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一作綺）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高其翔。（一云高翔自）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一云與）慰沈浮。

雨過蘇端（端置酒）

雞鳴風雨（一云雲）交。久旱雲（一作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

所歷一飯（一云飽）跡便（一云更）埽蘇侯得數過懽喜每傾倒也復（一作復也）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一作秀）墻隅草親賓縱（一作絕）談謔喧鬧畏衰老（畏一作慰）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述懷（此已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一作崟）猛虎場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躭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一作

逢叟。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一作門）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一作鳴）不見遊子還。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一作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一作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一作最）契闊。竟日數里閒。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周（晉作固一作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懽。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搆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北征（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一作危）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一作奉）辭詣闕下。（一云門闕）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一作路）猶恍惚。乾坤含（陳浩然本作合）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一作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帶一作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一作酸）齊結實。緬（一作縹）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一作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一作梟）鳴黃桑。野

鼠拱亂穴。夜深（一作中）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撞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敗）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一作隨）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一作迴）。悲泉共幽（一作鳴）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一作纔）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一作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一作咽）臥數日。（一云數日臥嘔泄）那無（一作能）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一作脫）。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天色改。坐（一作旁）覺祆氣（一作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一作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一作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

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一作可陳浩然本作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殷當作周）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玉華宮

溪迴（一作迥）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一作竽瑟）秋色（一作氣一作光）正（一作極）蕭灑美人爲黃土


古文詞略　卷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十　學部圖書局

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羌村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一云客子）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一作走）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一作多）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一作黍秫一作黍稌）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人雞正（一作忽）亂叫。客至雞鬭爭。（一云正生）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一作莫）辭酒味薄。黍地無

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一作即）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一作餘）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新安吏（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一作符）昨夜（一作日）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一作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一作卻）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一作至）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一作看）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一作垂泣）僕射如父兄。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


古文詞略　卷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二十　學部圖書局

一作築城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一作大人視要處。窄一作穿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吳本作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一作莫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蘇潤公本作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郎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一作在者且一作是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文粹作所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陳浩然本作孫有母未去出入一作更無完裙。一云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裾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兎絲附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妻子。樊作子妻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一作既不遠。守邊赴一作戍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草堂本作月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一作犬亦得一作相將。君今往死地。陳浩然本君今死生地草堂本君生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一作往形勢反蒼黃。勿爲一作改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一作生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一作萬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


古文詞略　卷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二十　學部圖書局

死者爲（一作委）塵泥。賤子因陣敗。歸家尋舊（一作故）蹊。久行見空巷（一作室）。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十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遣興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一作解）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前出塞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

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一作丈）岡俯身試搴旗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甯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一作無）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二首

朝進東門營（一作營門）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發秦州 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十二首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一作東)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一作云)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一作大)。惘(一作炯)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一云亦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一作艱難) 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一云飄零) 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荆作精) 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一作限) 竹。嵌空(一作孔) 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一作徒懷松栢悅) 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寒峽


古文詞略 卷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二十 學部圖書局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不可度。我實(一作貧)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回回(一作洄洄)山(一作石)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一作挂)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一作敢)。

##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一云登路)彌惡。岡巒相經亙。雲水氣參錯。林迴硤角來。天窄(一作穿)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

魑魅嘯有（一作有狂）風。霜霰浩漠漠。昨憶（一作憶昨）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超然倖壯觀。已謂殷（一作隱）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歎冥寞。（一作谷）

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一作外）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一作東）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發同谷縣（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一作夫）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一作嘉）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

停驂龍潭雲。迴首白（一作虎）崖石。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一作雖無舊深知）（一作雖舊情深知）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偶値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翮。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尙想鳳皇村。季冬攜童（一作幼）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遠岫（一作垣）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一作更）有（一作見）他山尊。仰干（一作看）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蹋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一作斷）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一作墟）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水會渡（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一作當)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檝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一作烈 一作冽)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迴(一作迴)眺(一作出)積水(一作石)外始知眾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仙閣

土(一作出)門山行窄微徑緣秋豪(一云徑微上秋豪)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疎林(一作竹)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一作爾)曹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一作白)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

(一作縈盤道)仰望垂綫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云過飛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一作知)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石櫃閣

季冬(一作冬季)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淸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羇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安。(一作由)謝爾性所(一作有)適。

桔柏渡

靑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烟(一云竹竿濕)漠漠。江永(一作水)風蕭蕭。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鶂散。絕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

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劒門

惟天有設險劒門一作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一作門百萬未可傍一作仰珠玉陳作玉帛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一作自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覇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一作黯惆悵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一作從東來游子去日一作日月長曾城塡華屋季冬樹木

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一作奏）笙簧。信美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羇旅。我何苦哀傷。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寫懷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

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一作林）谷用心霜雪閒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人人似鉤曲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一作散）求食潛魚亦（一作向）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一作異）揖讓崩迫開（樊作關）其情

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捨酒去相語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行思之不可



古文詞略　卷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二十　學部圖書局

見百端在中腸。維時月魄死。冬日朝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命
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
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
純粹古已亡。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
未云幾。浩浩觀湖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
光。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相公朝服立。工
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留盛名。竊喜復
竊歎。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
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爲雙。暮宿偃師西。徒展轉在牀。夜聞汴州亂。遶壁
行傍偟。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
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

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從喪朝至洛。還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欲過無舟航。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中流上灘潬。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轅馬蹢躅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鬭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誰云經艱難。百口無夭殤。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李翱觀


古文詞略 卷二十二 詩歌類上二 二十 學部圖書局

濤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

送靈師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閒不得意。失跡成遷延。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棊鬬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戰詩誰與敵。浩汗橫戈鋋。飲酒盡百醆。嘲諧思愈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淸且緜。四坐咸寂默。杳如奏湘絃。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洄沿。瞿塘五六月。驚電讓歸船。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湧。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魂骨俱坑塡。靈師不掛懷。冒

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編。强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使君數開筵。逐客三數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滮沆。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恡久能專。吾徒頗攜被。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縱横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眞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烟。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繒錢。手持南曹敘。字重青瑤鐫。古氣參彖繫。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還如舊相識。傾壺暢幽悁。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題炭谷湫祠堂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不知誰爲助。若執

造化闢。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列峯若攢指。石盂仰環環。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森沈固含蓄。本以儲陰姦。魚龍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翾翾棲托禽。飛飛一何閑。祠堂像侔眞。擢玉紆煙鬟。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至令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鎖冥冥。窮年無由删。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斑。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龍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頑。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

柳宗元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泉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靑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惟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窻疏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莫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溪居

久爲簪組束。幸此蠻夷謫。閒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畊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古文詞略卷二十二 詩歌類二 二十二 學部圖書局
古文詞略卷二十三 詩歌類 四 學部圖書局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南谷一作南郭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久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田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

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稅。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藉。努力慎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楡柳疎。霜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饘與粥。

甯戚飯牛歌（三首作南山歌一）

南山矸。（音岸叶魯戰反）白石爛。（叶郎甸反）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音幹叶音矸）從昏飯牛薄夜半。（叶彼卷反）長夜漫漫何時旦。（叶都卷反）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淸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靑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叶腥五反）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

越謠歌（兩首選一）

君乘車。我帶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漢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一作皓皓吁皓）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音魚下同）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栢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一作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一作皇爲河公一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齧桑縣名）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筊兮湛（讀曰沈）美玉。河伯（一作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楗石菑（側其反）。宣防塞兮萬福來。

## 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

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項羽垓下歌 樂府作拔山操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淮南小山淮南王篇 樂府列在晉拂舞歌

淮南王自言尊尺百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絶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李陵別歌

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死士衆滅兮名

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漢鐃歌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聲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寒水淸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古詞平陵東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右一

曲 魏晉樂所奏

雞鳴歌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鑰。宮城上飛烏鵲。

桓帝初小麥童謠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置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城上烏童謠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

丞相怒。

魏文帝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宋書作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淸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玉臺作兒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一作與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

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一作閒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趙整琴歌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通鑑作當語誰

樂府晉白紵舞歌詩

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湑。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

樂胡可陳。宋歌亦用此辭各以下句作上句無麗服二句

雙袂齊舉鸞鳳翔。羅裙飄飄昭儀光。趨步生姿進流芳。鳴絃清歌及三陽。人生世間如電過。樂時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耀春華。齊倡獻舞趙女歌。羲和馳景逝不停。春露未晞嚴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蟬鳴。百年之內忽若傾。早知迅速秉燭行。東造扶桑遊紫庭。西至崑崙戲曾城。

陽春白日風花香。趨步明玉舞瑤璫。聲發金石媚笙簧。羅袿徐轉紅袖揚。清歌流響繞鳳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轉盼遺精豔輝光。將流將引雙雁行。歡來何晚意何長。明君御世永歌昌。

隴上歌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躡驄父馬鐵鍛

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騻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

鮑照代白紵舞歌辭 選二

吳刀楚製爲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珠履(一作屣)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回。車怠馬煩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輝。

三星參差露霑溼。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一作綵)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擬行路難

奉君金卮之美酒。瑇(一作玳)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

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甯聞古時清吹音。

洛陽名工鑄爲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烟。今君心一朝異。對此長歎終百年。

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參差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爵。含歌攬涕恒抱愁。（玉臺作不能言）人生幾時得爲樂。甯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閒之別鶴。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

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栢園。荆棘鬱蹲蹲。集作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啄集作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

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値。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君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一作結帶與君同死生好惡不擬相棄置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一作錯漠與先異。還君金一作玉釵瑇瑁簪。不忍見之一作此益愁思。

君不見蕣華不終朝。須臾奄冉雲落銷。盛年妖豔浮華輩。不久亦當詣塚頭。一去無還期。千秋萬歲無音詞。孤魂煢煢空隴間。獨魄徘徊遶墳基。但聞風聲野鳥吟。豈憶平生盛年時。為此令人多悲悒。君當縱意自

熙怡。

梁武帝河中之水歌 玉臺樂府作梁武帝藝文作古辭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一作提 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窗北牖挂明 藝文作桂月 光。羅幃綺帳脂粉香。女兒年紀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後魏無名氏咸陽王歌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一作夜起踏霜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北齊斛律金敕勒歌（一作無名氏）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無名氏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一作促織何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朝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黑水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一作鳴）啾啾萬里赴戎

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賞賜一作賜物）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一作欲與木蘭賞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酉陽雜俎云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一作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一作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腳撲朔。（一作握）雌兔眼迷（一作彌）離。兩（一作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王維夷門歌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

關者非但慷慨獻奇（一作良）謀意氣兼將身命酬臨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隴頭吟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一作落）盡海西頭

王昌齡城旁曲

秋風鳴桑條草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皂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卻月佩弓弰

李頎送劉昱

八月寒葦花秋江浪頭白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客鸕鷀山頭微雨晴

揚州郭裏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試聽沙邊有雁聲。

高適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若風雨。桂花松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醉時憶問醒時事。一作意夢魂可以相周旋。

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卽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溼羅幙。狐裘不煖錦衾薄。將軍角一作雕弓不得控。都尉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一作千尺冰。愁雲慘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

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犂。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烟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劒河風急雲片闊。沙口（河一作）邊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今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

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心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一作軍）師西門佇獻捷。

李白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雷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蜀道難

噫嚱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靑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邇

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巓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猨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枯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丹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淸。

夢游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道天姥。雲霓明滅或可睹。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渡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到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怳驚起而長嗟。遺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卽騎訪名山。安

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金陵酒肆留別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走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於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淸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靑天覽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杜甫玄都壇歌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一作位）崖。

結。（一作白）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一作幡）知君此計成（或作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一作橋）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一作庭）流血成海水。武（一作我）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一作隴）西卒。（一云役夫心益憤如今從得休還爲隴西卒）縣官急索租。（草堂本作縣官云急索）

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一作得）嫁比鄰。生男（一作兒）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溼聲（一作悲）啾啾。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陳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一作颻）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

天育驃騎歌

吾（一作昔）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

蕭稍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一作矯然）龍性（一云矯龍性逸）合（草堂本云東坡書作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一云考牧攻駒一云考牧神駒）淸峻遂令大奴守（一作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駿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醉時歌（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一作華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一作所談一作所該一作所抱）過屈宋（一云有才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一作壞）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一作見）嗤被褐短窄（一作穴）鬢如絲日糴太（一作泰）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

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眞（一作直）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但覺高歌有（一作感）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邱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醉歌行（原注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一作賦）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浩然本作生）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眞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一作即）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草堂本作潭沲沲徒可切）秦東亭渚蒲芽白

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流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一作三珠）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一云花繁草青春日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一作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一云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荊作點）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來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曲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

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麗人行楊愼曰古本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鐙銀徧考宋刻本竝無知楊氏僞託也今削正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一作畫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一作爲盍鳥合反一作匌葉一作匌匒垂鬢脣。背後一作身何所見。珠壓腰衱其劫切一作襻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一作珍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一作坐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一作絲絡送八珍。簫鼓一作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一作合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一作道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音幅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愼莫近一作向前丞相嗔。

樂遊園歌原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崒（一作萃）森爽。烟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眞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一作甲）城仗。閶闔晴開昳（一作詄）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一作刻）深盃亦不辭。（英華作辭不辭）聖朝亦（一作已）知賤士醜。一物自（一作但）荷皇天慈。（一作私）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咏詩。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

極（一云下臨無地）終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一作廣）天清（一作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血（一作雪）洗箭。仍唱（一云撚箭）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樊作晚樂府作已）蕭颼（一作颸一作颯）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

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一作詞)人帶弓箭。白馬嚼(一作噍)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一作空)仰射雲。一箭(考異作笑蔡君謨作發)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一云望城北)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樊作多白烏一作頸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一作來)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一作得)同馳驅。腰下寶

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一作春）風吹血腥。東來槖（一作駱）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一作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愼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愼。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翰。（一作傑）開筵上日（一作月）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一作羽）觴爲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坐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辭（一云醉歌）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內爲（一作無）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昭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一作注）金盃。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荊作不知）窮愁（英華作未知窮達）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一作雨）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一作主）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一作獨）哀。悲風爲我從天（一作東）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一作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一作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一作閭）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方 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取一作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遲一作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西清詩話作竹林 浩然本作竹林猿 為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風一作 颯颯枯樹濕。枯一云枝 黃蒿古城雲不開。白一作元 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為在空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寒一作 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怨一云遲

遲

溪壑爲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一作十）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戲題畫山水圖（王宰畫丹青絕倫一本題下有王宰二字）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迹。壯哉崑崙方壺（一作丈）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一作千一作行）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一作夜）寒誰獨悲。杜陵野老


古文詞略　卷二十三　詩歌類下一　十九　學部圖書局

昔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饑臥動卽向一旬。敝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戲作花卿歌 花敬定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卽日平。子章一作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一作代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一作滿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

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傾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一作象）鐵驕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撤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一作意）亦足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一作水）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材盡卻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晉作西）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一作惜）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淸晨集。設網提綱萬(一作取)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網不可記(一作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彊泥沙(一作沙頭)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能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鬭未止(一云干戈格鬭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一作水)赤。樹枝有鳥亂鳴(一作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絕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一云何)擁隔。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邱。邑中上客有杜史。多暇日陪驄馬游。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一作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一作江）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過（一作露）霑人衣。

短歌行（原注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趿（吳作躧）珠履。仲宣樓頭春色（一作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樊作四）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瑙盌。（一作盤）婕好傳詔才人索。盌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隨）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一作畫）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淸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丹青引（原注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淸門。英雄割據雖（一作皆）已矣。文彩風流猶（荆作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晉作未）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一作間）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淩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一作颯颯）來酣戰。先帝天（一作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丹墀下。迥（一作夐）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一作狀）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一作偶）逢佳士亦寫眞。卽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英華作他富至今我徒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一作急）秋花錦石誰復（樊作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一作書來）避地何時免愁苦

憶昔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一作宮荆作盈）九州道路無豺虎（晉作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

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憶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晉作淚）江漢（荊作長）身衰疾。

冬狩行（原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廻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馲駝䯀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爲見羇虞羅中。春蒐冬狩侯（侯一作）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廻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

不。衰。痛。塵。再。蒙。

##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偃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卽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音酷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一作未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況陳作脫一作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一作皇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

園子弟散如煙女樂餘姿（一作婆娑）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一作暮）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一作寂）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絕不聞莫山之碑野火焚棗本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一作可）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一作千）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顚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一作江）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

潮乎潮乎奈汝何。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畧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一云暮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醉歌行贈公安顧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

堂爲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歘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一作奔湍君知天地一作下干戈滿不見江湖一作湘行路難

韓愈汴州亂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健兒爭誇殺留後。（誇一作誘○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一作累累）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一作敢）嗚呼奈汝母子何。

山石

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昇堂坐階新雨足。（足一作定）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一作見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

湖石水聲激激風吹衣。吹一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一作可自得自可一作自得一作可自皆非是

豈必局促爲人覊。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一作平浸一盃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溼蟄熏腥臊。溼一作溫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皐。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一作清朝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荊蠻。祇一作只判司卑官不堪說。卑官一作官卑未免捶楚塵埃閒。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明月一作月明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

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皆一作此）四方環鎭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淸風。（淸一作晴）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非一作卽　感一作能）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靑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動魄下馬拜。松栢一逕趨靈宮。（栢一作柱）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塡靑紅。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令一作內）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盃珓導我擲。（或一作校）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劉生詩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輊一作軼）棄家如遺來遠游。東走梁宋暨揚州。（暨一作墮）遂臨大江極東陬。洪濤舂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南逾橫嶺入炎州。（州一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一作鮮）怪魅炫曜堆蛟虬。（魅一作媚　堆一作推）山𤢖讙譟猩猩游。（𤢖一作獠　游一作愁）毒氣爍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炰肥牛。妖歌漫舞爛不收。（漫一作曼）倒心迴腸爲青眸。千金邀顧不可酧。乃獨遇之盡綢繆。瞥然一餉成十秋。（餉一作曏）昔鬢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芟蒿斬蓬利鋤耰。天星迴環數纔周。文學穰穰囷倉稠。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酧恩讐。

聽穎師彈琴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昵一作呢一作妮）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皇。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嗟余有兩耳。未省聽笙簧。自聞穎師彈。坐起在一旁。（旁一作傍一作牀）推手遽止之。溼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一作師）無以冰炭置我腸。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幷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

明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雲或作蕖）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三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驪一作離）我今官閑得婆娑。問言何處芙蓉多。撐船昆明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吳歌。太白山高三百里。負雪崔嵬踏花裏。（百一作十）玉山前卻不復來。曲江汀瀅水平盃。我

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眞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

記夢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先一作去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䡾䡴。神完骨蹻腳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䡴。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我手承頦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詰盤。噍一作嚼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山一作仙

李商隱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耻。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揮。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一作二丈字如斗。一作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

長繩百尺拽碑倒。麄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王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王安石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屈帶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諸熙。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雪釋沙輕馬蹄疾。北城可游今暇日。濺濺溪谷水亂流。漠漠郊原草爭茁。嬌梅過雨吹爛熳。幽鳥迎陽語啾唧。分香欲滿錦繡園。翦綵休開寶

刀室。胡爲我輩坐自苦。不念茲時去如失。飽聞高徑動車輪。甘臥空堂守經帙。淮蝗蔽天農久餓。越卒圍城盜少逸。至尊端拱罷簫韶。元老相看進刀筆。春風生物尚有意。壯士憂民豈無術。不成歡醉但悲歌。迴首功名古難必。

蘇軾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居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陂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愼勿苦愛高官職。原注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爾

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尙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靑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鞾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上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烏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神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原注是夜所見如此）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淸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

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游澹泊歡有餘。到家悅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淸景一失後難摹。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磎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鹽虀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忘下眞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

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韓幹馬十五匹

二馬竝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鬉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俯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眞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山蒼蒼。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奔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攙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峩峩兩烟鬟。曉鏡開新粧。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劉須溪云豈不知歸

田錄故欲爲此

## 百步洪 幷引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櫂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爲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誇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刼。回視此水殊委蛇。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駐。造物雖駛如余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

言嘵嘵師所呵。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於船擊鼓還相呼。

送沈逵赴廣南

羌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洮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眞夢耳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饑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畧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

涯眞可喜勾漏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君歸趁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 海市 并引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神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蛟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閒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能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島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春風

送陳睦知潭州

華淸縹緲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夜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鑾鳴鐵鳳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眞一夢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障圖 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烟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

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送鼂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求頎然病鶴一本作鶴骨清而脩醉翁遺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邱尚欲放子出一頭原注嘉祐初軾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君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蚪惟有我顏老可羞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君求會稽實良籌往

看萬壑爭交流。自注君近乞越州

書鼂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煙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知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

雪浪石

大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峯石卷蠹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朅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上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園山水聊心存

黃庭堅戲呈孔毅父 平仲

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珠校書著作頻詔除猶能上車問何如忽憶僧牀同野飯夢隨秋雁到東湖

次韻子瞻同郭熙畫秋山

黃州逐客未賜環。江南江北飽看山。玉堂臥對郭熙畫。發興已在青林間。郭熙官畫但荒遠。短紙曲折開秋晚。江村烟外雨腳明。歸雁行邊餘疊巘。坐思黃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隨陽。熙今頭白有眼力。尚能弄筆暎窗光。畫取江南好風日。慰此將老鏡中髮。但熙肯畫寬作程。五日十日一水石。

再答黃冕仲

邱壑詩書雖數窮。田園芋栗頗時豐。小桃源口雨繁紅。春溪蒲稗沒鳧翁。投身世網夢歸去。摘山鼓聲雷隱空。秋堂一笑共燈火。與君草木臭味同。安用若澆礨塊胸。他日過飯隨家風。買魚貫柳雞著籠。更當力貧開酒椀。走謁鄰翁稱子本。

再答陳元輿

君不能入身帝城結子公又不能擊强有如諸葛豐法當憔悴百僚底五十天涯一禿翁問君何似今爲郎便殿作賦聲摩空偶然樽酒相勞苦牛鐸調與黃鐘同安得朱轓各憑熊江南樓閣白蘋風勸歸啼鳥曉窗籠男兒邂逅功補袞鳥倦歸巢葉歸本

觀伯時畫馬

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溼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邀令人瘦貧馬百䕸逢一豆眼明見此五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戲書秦少游壁

丁令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

鐏待來歸誰饋伯牢鸜鵒妃秦氏烏生八九子雅烏之兄畢逋尾憶炊門牡烹伏雌未肯增巢令汝棲莫愁野雉疎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

王允道送水仙花枝欣然會心為之作咏

淩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次韻子瞻春菜

北方春蔬嚼冰雪妍煖思采南山蕨韮苗水餅姑置之苦菜黃雞羹糝滑蓴絲色紫菰首白蔞蒿牙甜燂頭辣生葅入湯翻手成芼以薑橙誇縷抹鶩雷菌子出萬釘白鵝截掌鼈解甲瓌玕林深未飄籜軟炊香秔煨短茁萬錢自是宰相事一飯且從吾黨說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

衫誠可脫

晁補之苕霅行和於潛令毛國華

苕溪清霅水綠溪水彎環繞天目山間古邑三百家日出隔溪聞打衙長官長髯帽烏紗不曾執板謁大尹醉臥紫蘭花影斜紫蘭花開為誰好年年歲歲溪南道不見西陵白髮人荆江夜雪唱陽春陽春絕唱和者寡客醉聞之雙涕灑夜來魂夢海中山縹緲雲濤烟浪間雲濤烟浪不可渡睡覺秋風落桐樹秦吉了秦吉了言語無人會無人會得奈君何且向紫蘭花下醉

陸游夜宿陽山磯將曉大雨北風甚勁俄頃行三百餘里遂抵雁隨浦

五更顛風吹急雨倒海翻江洗殘暑白浪如山潑入船家人驚怖篙師舞此行十日苦滯留我亦蘆叢厭鳴艣書生快意輕性命十丈蒲帆百

[illegible]二百里坡壠聯翩雜平楚船頭風浪聲愈厲助以長笛撾鼉鼓[illegible]流漲震山岳直恐澒洞連后土豈看草木盡南靡水鳥鳴號集洲渚稽首龍公謝風伯區區未禱煩神許應知老去負壯心戲遣窮途出豪語。

石首縣雨中繫舟戲作短歌

庚寅去吳西適楚秋帆孤舟泊江渚荒林月黑虎欲行古道人稀鬼相語鬼語亦如人語悲楚國繁華非昔時章華臺前小家住茆屋雨漏秋風吹悲哉秦人眞虎狼欺負六國囚侯王亦知興廢古來有但恨不見秦先亡開窗酹汝一盃酒等爲亡國秦更醜驪山冢破已千年至今過者無傷憐。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

朱樓矯首隘八荒。綠酒一舉累百觴。洗我堆阜崢嶸之胸次。寫爲淋漓放縱之詞章。墨翻初若鬼神怒。字瘦或作蛟龍僵。寶刀出匣揮雪刃。大舸破浪馳風檣。紙窮擲筆霹靂響。婦女驚詫兒童藏。往時草檄喻西域。颯颯聲動中書堂。（余嘗草丞相魯公以下與夏國主書於政事堂）一收朝迹忽十載。西掠三巴窮夜郎。山川荒絕風俗異。賴有酒美猶能狂。醉中自脫頭上幘。綠髮未許侵微霜。人生得喪良細事。孰謂老大多悲傷。

## 長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東海騎長鯨。猶當出作李西平。手梟逆賊淸舊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髮種種來無情。成都古寺臥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豈其馬上殺賊手。哦詩長作寒螿鳴。興來買盡市橋酒。大車磊落堆長瓶。哀絲豪竹助劇飮。如鉅野受黃河傾。平時一滴不入口。意氣頓

使千八驚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

登灌口廟東大樓觀岷江雪山

我生不識栢梁建章之宮殿。安得峩冠侍遊宴。又不及身在滎陽京索閒。擐甲橫戈夜酣戰。胸中迫隘思遠遊。泝江來倚岷山樓。千年雪嶺闌邊出。萬里雲濤座上浮。禹迹茫茫始江漢。疏鑿功當九州半。丈夫生世要如此。齎志空死能無歎。白髮蕭條吹北風。手持巵酒酹江中。姓名未死終磊磊。要與此江東注海。

夏白紵

翔鸞矯矯離風塵。眼明見此絕代人。紗窗弄筆消永日。臨得黃庭新逼眞。飛樓縹緲今何夕。月與玉人同一色。下簾不見九霄寒。自要玲瓏看

團壁。

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

風驅雨壓無浮埃。駸驔千騎東方來。勝游公自輩王謝。淨社我亦追宗雷。崏山樓上一徙倚。如地始闢天初開。廓然眼盼三萬里。山一螘蛭。水一杯。世間幻妄幾變滅。正自不滿吾曹咍。丈夫本願布衣老。達士詎畏蒼顏催。君看神君歲食羊四萬。一作方處處棄骨高成堆。西山老翁飽松麨。造物賦予何遼哉。

舟中對月

百壺載酒游淩雲。醉中揮袖別故人。依依向我不忍別。誰似峩嵋半輪月。月窺船窗挂淒冷。欲到渝州酒初醒。江空㚖㚖釣絲風。人靜翩翩葛巾影。哦詩不睡月滿船。清寒入骨我欲仙。人閒更漏不到處。時有沙禽

背船去

漁翁

江頭漁家結茆廬青山當門畫不如江煙淡淡雨疏疏老翁破浪行捕魚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我亦衰遲慚筆力共對江山三歎息

醉中下瞿塘峽中流觀石壁飛泉

吾舟十丈如青蛟乘風翔舞從天下江流觸地白鹽動灩澦浮波眞一馬主人滿酌白玉盃旗下畫鼓如春雷回頭已失瀼西市奇哉一削千仞之蒼崖蒼崖中裂銀河飛空裏萬斛傾珠璣醉面正須迎亂點京塵未許化征衣

荆溪館夜坐

河漢無聲天正青三三五五滿天星草根冷露黏溼螢幽人岸巾坐津亭憶下瞿塘浮洞庭陽臺繫船夢娉婷朱門重重夜不扃四山猿鳥啼青冥人生無蔕風中萍幸 我夢斷狂已醒繡韉金絡帶萬釘何如故山鋤茯苓

元好問赤壁圖

馬蹄一蹴荊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誤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眄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爲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虜留餘蹤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俯馮夷宮事殊興極幽思集天澹雲閒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羣雄可憐當日周公瑾顦顇黃州一禿翁

西窗

西窗鳥聲千種好。樹陰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掩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綠鬢改。尊酒自與黃金空。少。年。樂。事。總。消。歇。落。日。澹。澹。天。無。窮。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枝。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元。日。三郎擫管向天吹。天工大笑嗔不得。甯王天人玉不如。番綽樂句不可無。宮腰不諳羽衣譜。疾舞底用牧豬奴。風聲水聲閎淸都。夢中令人羨華胥。何時卻竝宮牆聽。恨不將身作李謩。

虞集霍元鎭規橅董北苑米南宮父子寫山水雲物殊有標致見示春江捕漁圖

春江聚網萬魚急。漁人相讙魚相泣。負薪深山何處樵。利害相乘不相

及海鷗冥冥秋影微黃葉江南一棹歸人閒得失兩無迹不廢山水含
清暉

